

# 書寫帶我 跨越了時代

——訪《鬼地方》作者陳思宏

| 作家與談

## Kevin Chen Interview: Writing Takes Me Across Times

| Talk to Writer

| 自由與傷害，是寫作者與讀者共同的母題。



Text by 陳君文(特約撰述) Image by 陳思宏 Photography by 林政億

場地協力：窩著咖啡

長年旅居德國柏林的作家陳思宏，是位被寫作耽誤的蛋糕師父，更是一位走路達人。最常說的話不是自己的作品哪裡好看，而是嚷嚷著作者壞掉了、作品也都壞掉了！但這些「壞掉」，正是讀者們找到他、找上他的原因。他豐沛的文學創作力，更是讓他的《鬼地方》贏得「2020 臺灣文學金典獎年度百萬大獎」。評審表示《鬼地方》以鮮活的語言、複雜的時空書寫能力，充分展現寫作自由，打破敘事觀點的束縛。在他返德前夕，我們從他繁忙的新書宣傳行程中找到一些時間縫隙，和他坐下來聊聊，他是如何從文學中壞掉又療癒的。



作家陳思宏，於臺北「窩著咖啡」。

冬天的陽光和煦，但夏日的驕陽如火，青春裡也總有一段潮溼、躁動的回憶，那正是讀者和創作者交匯的地方。陳思宏的《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以及正在進行的第三本書，被稱為「夏天三部曲」，他說：「這三個故事都是在最熱的夏天發生，是我自己設定的。因為我覺得，人在夏天的狀況是很燥熱、很不乾爽、很油膩的。你既無法芬芳又要和大家共同在很污濁、很臭的環境下努力的活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完美，寫傷害和自由的背景。」

傷害和自由，是這三本書，甚至是一路以來，陳思宏在書寫上的母題和核心。1976年出生的陳思宏，成長於戒嚴後期。雖然體驗到了臺灣各種的自由、民主與解放，但同樣感受到屬於黨國教育與戒嚴餘威的可怕。放在這個脈絡下看，他認為他們那一代人是充滿各種傷痕的，也是他這一代的寫作者無可避免的會在創作上書寫到傷害與自由的命題。

《鬼地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講的就是個小地方——彰化永靖——一個絕對父權的家庭裡，以最小的兒子為核心，爭取自由的故事。陳思宏試圖以一個小鎮的規模來看待整個島嶼的事情，甚至是更俯視一點的視野。「這些文字，通過翻譯，可以讓別的國家的人也看得懂」，目前《鬼地方》已經賣出了英文、韓文、越南文、義大利文等語種的版權，「我非常非常期待在越南，或是韓國的某個小鎮、某個人，讀完了我的書後會大喊說『阮兜嘛是鬼地方！』」，對他來說，這就是寫作者最大的希望了。

## 身為寫小說的人，腦中都有強大的邏輯

陳思宏的讀者之間，存在著個有趣的競賽，那就是看誰比較會畫「樹狀圖」。從《鬼地方》九個不同的人物視角轉換，到《佛羅里達變形記》是兩個年代來回穿梭，然後由六個人將故事接力敘述完整，都是對讀者很「燒腦」的閱讀挑戰。

「但我自己是沒有這種東西的，」他笑著說：「書出版之後，在網路上看到很多讀者幫我做的樹狀圖，我其實很感動。而且我會覺得，欸，這表示我的邏輯沒有錯。」

作為故事的書寫者，固然是有很多寫作筆記，但偏偏就是沒有樹狀圖。陳思宏認為這件事情就是身為寫小說的人，腦中要有一個強大的邏輯。這個邏輯可以讓你在 15 萬字的旅程當中，從 A 點抵達 B 點（或者說是終點）。這個抵達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以陳思宏最近讀的兩本書為例，陳柔縉《大港的女兒》就是一本採用順敘手法的歷史小說，筆直的從起點到終點的創作；另一本則是蔡素芬的《藍屋子》，背景設定在臺灣的航海時代，作家的 A 點到 B 點，就是會稍微繞路，繞去其他國家一下。再講回《鬼地方》，「我明明應該是要這樣，但我就這樣、又這樣，又回去、再回去，然後又這樣，啊啊啊啊，那到底有沒有抵達這個地方（B 點）呢？」他激動的說。

陳思宏說他也不知道。（想了一下決定原汁原味呈現一個戲劇所出生的作者，在我面前試圖用語言和肢體呈現小說創作過程中的迂迴，相信正在讀著文字的你們也能體會。）雖然他不確定作品最終有沒有抵達，也知道這個閱讀過程中是很折磨人的，因為他常常收到讀者（甜蜜的？）抱怨，拜託他可不可以在每篇的開頭寫一下是誰在講話啊？

「但其實這是我當初在寫的時候的一個設定。我希望讀者有辦法多讀幾次。」

對所有的寫作者來說，一本文本、一本小說，可以被多讀幾次，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所以到《佛羅里達變形記》，他也還是在做一樣的事情，試圖透過有秩序的混亂，引誘讀者多讀幾次他所寫的故事。雖然他可能沒有一張樹狀圖，但其實他在寫作的時候，都先預想到了結局，而他要做的就是抵達那個地方。

「《鬼地方》很幸運，基本上初稿就出版了」他笑著說，但隨後又恨得牙癢癢的說：「《佛羅里達變形記》是大改的，因為疫情的關係。整個 2020 都跟以為的不一樣了。」

或許這就是屬於寫作者的天份，或者是說接近天份的東西。他問了很多寫長篇小說的人，大家都很神祕的擁有這樣的能力。不是要數學好才能有好的邏輯，「錯！沒有！我數學很爛！」陳思宏大笑說。也讓人想起作家張亦絢曾說的「小說智力」，是唯有寫作時存在，日常沒有的神祕力量。



1, 2

筆記本上有他隨筆記下的發展中小說裡頭的各式各樣人物，但應該也只有作者本人看得懂。

3

在疫情尚未來臨前，陳思宏的足跡遍佈全球，這些地方常常也是小說中的場景。（陳思宏提供）

4

波羅的海就是《鬼地方》裡頭發生謀殺案的現場。（陳思宏提供）

在《叛逆柏林》之前，不知道什麼叫做「再刷」

許多讀者是從《鬼地方》認識陳思宏的。但其實，還有再更早一批的人是「看陳思宏的作品長大的」，因為陳思宏的文章早在幾年前就被選入國小課本之中了。文章則是源自於《叛逆柏林》，這部是由專欄文章集結而成的散文集，有趣的是，所收錄的文章是散見於《國語日報》專欄之中，是國字旁邊會有注音的那個《國語日報》。當國語日報邀約陳思宏時，他是呆住的，想說「不對吧，你們找我寫專欄是對的嗎？」所以起初，他是拒絕的。但當時的編輯告訴他說，不管你寫什麼，我們都願意刊，我們就是希望小孩子「皮」，能夠對這個世界了解得更廣闊一些。

「結果我真的寫什麼他們都刊欸！」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的陳思宏告訴我們，「女性的議題、同志的議題、性別的議題、政治的議題。還真的我寫什麼就刊什麼耶！」

後來九歌就找上了陳思宏，希望可以把這個系列做成專書，就是後來的《叛逆柏林》。也因為這樣，這些文章有了被繼續閱讀的可能，也讓他發現，原來他的書是有讀者的，讓他受到很大的鼓舞。因為在此之前他的三本書都賣的很差，甚至都只賣了五百本，「搞不好還有三百本都是我大姊買的！」他半開玩笑的說。也因為國小課本的收錄，在經過幾年後的現在，他開始會遇到讀者說，「我從國小五年級開始讀你的文章喔，我看你的東西長大的！」心裡一邊想著：「去死啦！」但也至此才讓他發現，原來書寫這件事情，是可以帶領他跨過世代的。也因此讓陳思宏繼續創作，往寫小說創作的方向發展（感恩《國語日報》、讚歎《國語日報》。）



陳思宏近年著作。

回過頭來說，大多數人的閱讀體驗，都是先讀了他虛構寫實的新作再返回讀類自傳的舊作，此刻便會發現諸多的驚喜。這種感覺很像先讀了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再去看他的《緬甸歲月》，會發現小說裡有很多角色的原型是真有其人。《去過敏的三種方法》、《第九個身體》之於《鬼地方》、《佛羅里達變形記》如是，他們像是陳思宏老早藏在讀者枕頭底下的一份禮物。而這樣的創作脈絡，對陳思宏來說，是一段拓荒的旅程。

「鋪路，這像是鋪路。因為長篇小說 15 萬字嘛，我會覺得如果可以讓我很早就先找一些東西、先找到這塊地，先把我想要的東西弄出來，以後在某個時間點，可能會浮出一個更順暢的路，還有路面，我就會覺得『哇』。這樣的過程其實會讓我的寫作歷程更順暢一些，所以我一路走來其實都像在鋪路一樣。」透過這樣的「鋪路論」就不難在作品之中串接起關聯性，若對夏天三部曲的第三本引頸期盼的讀者，不妨先回頭讀起先前的作品，保證在迎接來新書時，會有很多驚喜。

#### 被寫作耽誤的蛋糕師父 a.k.a. 走路達人

除了讀者之間的樹狀圖比賽，粉絲間還有一個傳說是，「陳思宏的臉書也很好看哦！」點開臉書，你可以發現這個臉書的主人時不時就分享著德國柏林的風景、疫情實況，更有大把的時間看到他在烤蛋糕！

「我真的要鼓勵大家去烤蛋糕！」雖然我們聊的是遇到創作瓶頸時能怎麼辦。

「我跟你說，烤蛋糕真的是比炒菜難，炒菜雖然很容易『走鐘』。可是烤蛋糕是你一個環節錯了。它就會整個崩壞，那個不可思議得醜到一個、難吃到一個你沒有辦法用任何言語形容的地步。」但這個過程對陳思宏來說是荒唐到療癒，甚至是救贖。這樣的舉動讓他知道，小說也許就像烤蛋糕，就算烤壞也沒關係，都代表了某個階段的自己。

在疫情前，大家還可以正常出門的時候，對他來說，解決創作瓶頸的辦法，就是走路。連在臺灣南部，他都會花上四、五十分鐘走路。因為他發現唯有在走路、散步的那個速度，才能看到想看的東西。《鬼地方》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一本小說。在「散步」這個緩慢的歷程當中，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他們的形象或是做過的事都是陳思宏創作上很重要的題材。所以當他「撞倒」的時候，或是無法掙脫那個瓶頸的時候，他就去散步，陳思宏也鼓勵所有的創作者去散步，看到這個世界更多真實的樣子。



雖然情境看似優美，但陳思宏心裡在想什麼，沒人知道。

### 疫情之時，期待世界可以開始從文學的角度認識臺灣

從 2020 年開始，世界對臺灣的認識有了不一樣的角度。尤其以陳思宏所待的德國來說，他從來沒有如此大量地在當地媒體新聞上看過那麼多「臺灣」出現，所以他相信，憑藉著這件事，臺灣文學可以靠著「外譯」有更多的可能與展現。當世界各國的文學經紀人、出版社對於臺灣有更多清楚的想像後，就有更多被翻譯的機會，這也是他對未來臺灣文學在世界的期待。最後問他有沒有想對讀者說的話，呼籲讀者多讀一些、或把手上的書多讀幾遍嗎？他搖搖頭說：

「沒有，我覺得說這個沒有用。因為我完全可以理解一個手機的遊戲、或是一件衣服的價值跟一本書的選擇，不選書是很正常的。但請大家也不要忘了，你所玩的遊戲、你所看的 Netflix，所有東西的出發點都是文字，他們都需要文本來構成。但作為一個終端的接受者，若你只是單純的接受這些的話，你會變笨！」

所以，陳思宏鼓勵大家加入生產這件事，來挑戰自己的腦袋，你會發現每件事情都是和文字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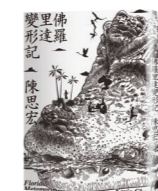
### 陳思宏 Kevin Chen

1976 年生於臺灣彰化，輔大英文系、臺大戲劇研究所畢業。彰化出生，臺北出發，柏林撒野。曾獲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小說獎、國軍文藝小說金像獎、臺灣文學獎、文建會文學人才培土計畫小說創作補助、九歌年度小說獎、林榮三文學獎小說獎。當過演員、翻譯、記者，但總熱愛寫作。亦曾多次主持「柏林影展臺灣之夜」。

### 陳思宏作品年表

#### 《佛羅里達變形記》鏡文學

作者本人曾形容本書寫的是「天真爛漫男孩女孩被吃掉再被吐出來的過程」，敘述六個龍年出生的孩子前往佛羅里達遊學，本應光明的旅程卻發生了籠罩他們後半生的事件，多年後一封遺書，將他們帶回佛羅里達的土地……



2020

2019



#### 《鬼地方》鏡文學

本書為 2020 年臺灣文學金典獎年度百萬大獎、金鼎獎文學圖書獎獲獎作品。作者以家鄉永靖為舞台，透過家族成員的視角，接露著家族經歷的種種不堪「鬼故事」。

2018



#### 《第九個身體》九歌出版

作者透過書寫剖析家族記憶，從成長路上的跌跌撞撞、歧視嘲諷，到成年後的身體試煉、以及旅居德國之後的身體思考，寫傷口，寫長大，寫失落，寫旅行，同時也在找自由……

2015



#### 《去過敏的三種方法》九歌出版

收錄 6 篇短篇作品：〈廁所裡的鬼〉、〈平的歪的直的〉、〈臥室裡的洞〉、〈去過敏的三種方法〉、〈果蠅罌粟哈雷〉、〈鋪沙的路段〉。

2014



#### 《柏林繼續叛逆：寫給自由》健行出版

《叛逆柏林》的續作，作者以訪談者的身分，挖掘各領域的故事，書寫真實的平凡柏林人故事，以來自臺灣的書寫者角度出發，把城市各角落的人文地景，與人物的故事緊密結合，檢視他城，也思考島國。

2011



#### 《叛逆柏林》健行出版

一本城市文學誌，挖掘出一般旅遊指南無法帶領的私房場域。作者出入大街小巷，走進尋常人家，以充滿人文關懷的散文體裁，帶領讀者體驗這座城的叛逆精神，每一篇散文，都是親身體驗。

2007



#### 《態度》印刻文學

陳思宏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描寫一個在馬戲團表演軟骨功的男孩，母親自殺，父親不認他，他沒有名字，因為背上有個壁虎形狀的胎記，所以大家都叫他「壁虎」。

2003



#### 《營火鬼道》麥田出版

作者的第三本小說選集，用文字試煉「叛逃」的必要。收錄了〈掛滿星星的房間〉、〈切腹預言〉、〈虛擬、膠狀、重組〉、〈百萬籠〉與〈營火鬼道〉5 篇帶有叛逆、狂肆色彩的小說。

2002

#### 《長指甲花的世代》麥田出版

收錄 7 篇短篇小說，〈指甲長花的世代〉、〈鬢角仙桃〉、〈揭幕柏林〉寫新世紀的迷幻、菸草鄉愁，以及可男可女的性別流動；〈父親眉〉、〈蕉園〉等篇，則從各方面挑戰在家庭倫常與社會道德架構中，被無限放大的「父親」意象。